

人磨墨

朽灵



读 书 文 丛

读书杂志编辑部编

封面设计：宁成春

墨 磨 人

MO MO REN

柯 灵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双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787×960毫米32开本 8.375印张 123,000字

印数 0,001—5,000

定价 4.50 元

ISBN 7-108-00378-3/I·90

柯 灵

《墨磨人》序言

今年春天在北京，有一次和范用、董秀玉同志闲谈，他们建议把我几年来较为读者喜爱的文字辑集成帙，列为“读书文丛”的一种。这本小书就是他们好意嘘拂的结果。但其中有一部分是未经检验的新作，能否博读者一顾，我毫无把握。

文字生涯，冷暖甜酸，休咎得失，际遇万千。象牙塔，十字街，青云路，地狱门，相隔一层纸。我最向往这样的境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清湛似水，不动如山，什么疾风骤雨，嘻笑怒骂，桂冠荣衔，一律处之泰然。但这需要大智慧大学问，不是随便什么人能够企及的。我曾把自己的写作喻为舟子的夜歌，“信口吹来，随风逝去，目的只为破除行程的寂寞。”偶有知音，肯加倾听，自然是很高兴的。但掇拾排比，编成目录以后，却不觉爽然若失。原来这些文字，很有几篇涉及

当世的名家巨匠，我怀疑读者的青眼之睐，也许是由于爱屋及乌，求珠惜椟。攀龙附凤，似乎已成文坛登龙的一道，我无意于此，也希望不会招致误解。

据说“三代以下，未有不好名者”。所以争名逐利，欺世盗名，虽历来为世所鄙薄，名缰利锁，被认为桎梏性灵，而逃名避世，口不言钱，都算作美谈；但求名若渴，依然是通病。在我们的新社会里，“名利思想”曾成为改造的重点，使人掩耳拥鼻，蹙额横眉；“文化大革命”一起，各行各业的大小知识分子，不论本来有名无名，忽然平地一声雷，都被破格提升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满坑满谷，盛极一时；但用意不在于成批制造名流，而是作为罪状，便于罗织横扫。物极必反，现在名渊利藪，又成为角逐奔竞之场。颇有些论者以为中国受儒家思想濡染，爱好中庸之道，其实是冤枉的，我们最习惯的还是南辕北辙，往返于两极之间。而这种钟摆式的赶路法，难免耽误路程，也就是自然的事了。历史老人在创造历史的大工程中，不断推出许多馨香的姓名，装点江山，是正常现象，也是极大的好事。名人崇拜，则中外一律，自古已然，属于普遍的社会心理。

但历史老人的别名是“造化小儿”，爱开玩笑，使名场和商场合流，利之所在，“媒妁既具，伉俪以成”，陆离光怪的市侩伎俩，都成为文坛艺苑征逐名利权势的手段，就是“造化小儿”的恶作剧。而求仁者得仁，求名者失名，却正是历史的常态。

写作于我，是非常艰辛的劳作。由于浅陋，一稿之微，别人一挥而就，倚马可待，我却得消耗许多已经极其有限的时间精力。本非江郎，当然也谈不到才尽。自问或可告无罪的，只是我从来不敢冒渎笔墨的尊严，阿世媚俗，自欺欺人。有时为了还人情债，难免写些应酬文字，也总是战战兢兢，唯恐违心造次。

古人有云：“非人磨墨墨磨人”，偶有所感，就借用作本集的题名。

1987年10月14日，完篇于深圳

“创作之家”。

目 录

1	《墨磨人》序言 柯 灵
1	舞台因缘六十年 ——《李健吾剧作 选》序
24	爱丽园的噩梦 ——李恩绩《爱丽 园梦影录》序
32	钱锺书创作浅尝
45	从郑正秋到蔡楚生
64	遥寄张爱玲
79	新电影开山者 ——《夏衍电影剧 作集》序
86	“不废江河万古流” ——纪念郁达夫先

	生殉难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92	《台湾散文选》序
100	回首灯火阑珊处 ——《中国现代文学序跋丛书——散文集》引言
114	《随想录》的随想
120	答客问(之一) ——《文苑漫游录》序言
126	答客问(之二) ——答《上海文论》问
131	巴金和我们在一起
138	幸存者的足迹 ——读《懒寻旧梦录》
155	“株连”质疑
158	精神文明放谈 ——关于孩子和老

	人
162	秀才人情纸半张 ——祝《电影故事》 复刊一百期
164	致文学青年 ——为《文学报》作
166	八尺楼小简(之一)
171	八尺楼小简(之二)
181	倒流 ——纪念七七抗战 五十年
186	“文汇”启示录 ——祝《文汇报》创 刊五十年
189	龙年谈龙
196	乔峰老人 ——为《周建人选 集》作
204	为心灵开渠引流
206	笔精墨妙的艺术 ——对《中国近代 文学大系·笔

	记文学集》的 设想
210	早熟的悲欢
215	致《新文学史料》编 辑部 附：叶圣陶致柯 灵信
219	社会变迁与创作自 由 ——在国际笔会五 十二届大会汉 城会议上的发 言
225	促膝闲话中书君 ——为《联合文学 ·钱锺书专辑》 作
233	“风华杂文”读后感
236	俯仰之间 ——关于石西民同 志的片段回忆
243	画里春秋看古城

	——浙江美术出版 社《绍兴》画册 序
246	聊赠一枝春 ——向台湾友人隔 海拜年
251	马思聪的劫难 ——马瑞雪《劫难》 序

舞台因缘六十年

——《李健吾剧作选》序

—

“……我依旧写我的戏，在一种相当的寂寞里。”

这是李健吾同志在《梁允达》一书序文里的话。其时是1934年，距今已将半个世纪。如果从他发表处女作独幕剧《工人》——1924年算起（那时他还是个中学生）；或者更早一些，从他第一次粉墨登台，在《幽兰女士》里扮演小丫头那一年——1920年算起（那时他还是个小学生），那就已经超过了一轮甲子。人寿几何！健吾如今已经是幡然一老，深居简出，但绵延六十年的舞台和文字因缘，却并没有随着年华的流逝而疏阔，他至今还在笔走龙蛇，如飞地写作，以至朋友们和他开玩笑，把他狂草难认的字迹叫作“天书”。悬想当年，他在舞台上男扮女装，以嚶嚶啜泣的小女儿态

博取满堂采声的光景，我不觉停笔忘情，忍俊不禁。但接着油然而起的，却是一片发自内心的钦佩。

中国话剧运动经历的是一条崎岖、险巇、曲折的道路，不是什么长亭短亭、嘉树成荫、花香满径的胜境，探索者感到寂寞，是很自然的事。而寂寞正是一切理想和事业的危险的敌人。由于寂寞的侵蚀，使许多人的灵魂在无形中受到伤损，不幸中途颠蹶，连有些革命家也未能例外。但也有这样的人，以毕生的心力为代价，历尽悲欢，锲而不舍，终于战败顽敌而取得胜利。这是多么瑰丽的人生的戏剧！

苏东坡说“因病得闲殊不恶”，最近两个月里，我就在医院的病房里，基本上搜集通读了健吾六十年来创作和改编的剧本，并作了个不完全的小统计，那就是：创作多幕剧十二种，独幕剧十一种，改编多幕剧十三种，独幕剧一种；加上大量的翻译剧本，其中包括莫里哀、雨果、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高尔基、罗曼·罗兰的剧本，总计约在八十——九十种之间，这无疑是个不容忽视的数字。何况戏剧以外，健吾还有他广阔的活动天地：小说创作，文学和戏剧评论，以及他专攻的法国文学：

福楼拜、司汤达、巴尔扎克——关于他们的评传与研究，小说和论文的翻译……这一片浩瀚的文字海，正是他才力与活力长年汇聚的结果。多产的罗曼·罗兰在《爱与死的搏斗》序文中自己问道：“在日落之前，我能够有时间刈获我的麦子吗？”在现代中国戏剧和文学的仓库里，迄今为止，健吾所耕耘收割的份额，已经足够我们向他虔心道谢了。

二

正是在三十年代前期，健吾一个接一个地送出他引人注目的剧作：《这不过是春天》、《梁允达》、《村长之家》、《以身作则》。它们给人的印象是技巧圆熟，在同时代的剧作家中有他独特的风格。这些戏一律是布局谨严、骨肉停匀的三幕，时间集中（不超过一、二天），地点集中（不超过一、二个场景），戏剧冲突集中在高潮边缘——正如箭在弦上，所谓“包孕最丰富的片刻”。^① 这些特点表明作者对欧洲戏剧艺术传统的造诣；语言的凝练生动，富有弹性，又显示作者锻炼祖国文字的功力。接触过

^① 钱锺书：《论〈拉奥孔〉》，见《旧文四篇》。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

健吾剧本的读者，大概不会不对那漂亮的对白留下一点印象。浸透人情世味的机锋，明讽隐喻，浓厚的乡土气息，活生生的性格化声口，（像《梁允达》里刘狗那样的轻嘴薄舌、灵牙利齿，真亏他这一枝生花妙笔！）还有带点书斋气和外国味的幽默俏皮（例如《这不过是春天》）。它们像涧底铺满鹅卵石的一股清溪，在读者心上涓涓地流过，滑溜痛快，没有半点涩滞。但这个极大的优点中却也包含着一些短处，因为静静地坐在戏院池座里的观众，固然欢迎轻软的抚摩，有时却更需要冲击——猛烈的风暴和波涛，甚至打得他们心头作痛。

健吾剧本里展现的生活图景，向观众打开现实生活另一角落。健吾曾经自白：“我要的是公允：人生以及艺术的公允。”“我唯一畏惧的是自己和人生隔膜。”^①破除隔膜的途径是从剖析人性入手，深入人物的内在活动，折光镜一般显示人物所处的时代和社会风貌。

《这不过是春天》是他第一出写革命题材的戏：在风雨欲来的北伐战争前夕，北京警察厅长的公馆里，表演了一场惊险的捉迷藏游戏。年轻美

① 李健吾：《黄花》跋。1939年，文化生活社版。

貌的厅长夫人，因为阔别多年的旧情人突然来访，死灰复燃，千方百计想把他留在身边，公私兼顾，给他个厅长秘书的美缺，不知道对方实际是从南方来的革命党人，他的庄严使命是来搞重要的秘密活动。而警察厅长和他手下的侦探长，正在到处搜捕的就是这个危险分子。在紧急关头，谜底被她无意中揭破，“解铃还是系铃人”，她终于帮他安全脱险，送走了。作者把这出戏称为“北伐的山歌”，革命者在这里不过是一只报春的燕子，观众也只能从他来去飘忽的身影中听出远方隐约的春雷。真正的主角却是厅长夫人，她爱娇，任性，富于幻想，身上充满着矛盾——理想和现实的矛盾，纯情挚爱和世俗利益的矛盾，物质享受和精神空虚的矛盾，青春不再和似水流年的矛盾，强烈的虚荣心和隐蔽的自卑感的矛盾，最后是在千钧一发的危机中，一线良知解开了她纠结如乱发的矛盾，挽救了她彻底的堕落。她清楚地预见到，她把旧情人送走了，有朝一日重新回来，她作为警察厅长的夫人，将遭遇什么样的命运。当她用苍凉的手势向他挥手告别，幕徐徐下落的时候，也就把回荡的喟叹和深沉的探索留给了观众。——后来听说，从国统区去延安的女学生中，有带着这个剧本的，

在她们的心理，厅长夫人可能就是一面反照的镜子。

另一出革命题材戏是《十三年》，情节构思和前者有某些相似的地方：一个北洋军阀的暗探一直在暗中追踪侦察两个革命青年（一男一女）的地下活动，而女的恰好是暗探童年时青梅竹马的旧侣。他们终于落入了他的陷阱，最后他却放走了他们，结局是用手枪结束了自己。在上海“孤岛”时期，这出戏演出后就引起不同的议论，有的说：为什么不让这暗探一起逃去干革命；有的却认为把反面人物未免写得太崇高，变成了英雄。健吾引用亚里斯多德的著名理论：“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①对上述的议论有许多辩解，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说：这个暗探看到了横在自己前面的是无情的毁灭：“他随着他的时代，或者不如说，他的时代随着他，一同死去了。”^②但最近收进选集的时候，他却把结尾作了修改：暗探让两位革命者用绳子把自己捆在椅子

① 亚里斯多德：《诗学》，罗念生译。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李文只撮述大意。

② 李健吾：《十三年》跋，1939年。文化生活社版。

上，然后放他们从暗门中逃走，串演了一出相当幼稚的双簧。问题的关键在于，像这样一个满手血腥的反革命鹰犬，究竟有没有可能向好的方面转变？人性中有普遍的东西，也有因为地位处境不同而产生的特殊的東西，更重要的，还有因为主客观条件造成的各种影响、发展与变化。“江山好改，本性难移”这句俗语，是形而上学，而不是辩证唯物论。我们曾经有只看到“普遍的人性”的偏向，另一种偏向却只承认人的“阶级性”，“人性论”成为修正主义的同义语。当人们这样做的时候，似乎丝毫也不曾想到怎么理解改造社会——改造思想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它所产生的效果；而这种切豆腐式的“阶级论”的偏颇，与改造政策之间，存在着何等尖锐的矛盾！——这当然决不排除人的改造的艰巨性。《十三年》结尾的修改，我猜想正是批判“人性论”遗留的影响。但我却不禁由此想起雨果《悲惨世界》中冉·阿让的死对头沙威来，那个恶魔般的侦察员，“他做暗探，如同别人做神甫一样，落在他手中的人必无幸免！”^①沙威死死地钉着冉·阿让，最后抓到了，却终于放走了他，自己

^① 雨果：《悲惨世界》，李丹译。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